

爷爷在一间正房里用土坯砌了个方形的粮囤,全家的口粮就装在里面。粮囤侧面下方开一道口,插上木板就堵住了里面的稻子。拉开木板,用稻箩接住,稻子就倾泻而出,冲到箩里。稻子冲出来的那一瞬间,带来了浓重的灰土气,稻子也是粗粝的、割手的。在不事稼穡的年纪里,这是我对稻子的感觉。

但长在土里的稻子不是这样的。春节刚过不久,爷爷要去侍弄秧田。其他田里的土被犁彻底翻过来,大块大块的裸露着,晒了一个冬天的太阳,蓄足了肥力。秧田跟所有冬眠的田不一样,秧田在这之前就放水泡软了,土块早没有了,变成了细软的泥土的温床,那是爷爷带着耕牛,一趟一趟犁,耘出来的。

春雨不停地下。秧田被整治得像一块长长的豆腐,慵懒安静地躺在布满雨云的天空底下。爷爷将精心选好、浸好的稻种撒下去了,柔润的泥土很快就吞没了它们。

粮囤里的稻子,外壳并不是金黄的,是土黄色的,边角还有细微的尖刺。当它埋进土里,长出新芽的时候,春风吹一吹,它就不停地往上蹿。那是初春大地上最早的一抹绿。柔弱,纤细,簇拥在一起,脚底下全是湿漉漉的。终于有一天,它们挤挤挨挨,不能再在这块秧田里继续生长了。

要拔秧了。

拔秧的指形和写字的手势一样。右手拇指、食指、中指握住秧苗的根部,还要深入一点,插进泥水里,护住根须,然后轻捷、迅速地将一小撮秧苗抽离出来。不能横握一把往外蛮揪,那样秧根就断了。做这些的时候,必须是弓着腰,头深深地埋下去,脸贴着秧苗,苗尖儿有时轻轻划过脸颊。这样速度最快。人不能蹲在秧田里,那样屁股就粘着水了,而且蹲着干活速度慢,动作懒散,不像正经做事。许多女孩子弯下腰来,手脚麻利,拔好的秧苗用去年晒干的稻草捆扎结实,一顺溜扔在田埂上。她们一上午很少起身,中午休息回到田埂上,衣服上几乎没有泥点子。

有的人拔秧干净利索,像风行水上。有的人拖泥带水,每前进一步似乎都在和泥水作艰苦的斗争。捆扎好的秧苗,最后用“箕畚运于渤海之尾”的那对用了几千年的箕畚挑往远处的稻田里,那里才是稻子真正的新家。

到了稻田,要将这些捆扎好的秧苗用最大的力量,摆到稻田的各个角落。然后,开始插秧。沿着稻田边,弯下腰去,两肘悬空,像写毛笔字,插秧的人对着水面,也像书家对着一幅无边的宣纸。手肘决不能拄在膝盖上,虽然那样能缓解腰部的酸痛,但

是会大大影响进度,所以被禁止。插秧的人是倒退着前进的。一般一排插五六棵秧,身长个大的人,可以插九棵,但是幅度太宽也会影响进度,所以不一味追求宽幅。插好两排,倒退一只脚;再插两排,倒退一只脚。利索的人插起秧来并不费力,动作连贯柔软,转换圆滑,一气呵成,但见手起秧落,不知那三根指头在水下一瞬间就将秧根稳稳地重新栽进泥中,耳边是手指快速进入水面发出的噗噗的声响。厉害的角色,一亩田从这边田埂插到那边田埂,腰一直弯着,一次也不起身。

拔秧、挑秧、插秧,劳动强度不大,村野里男女老少都能上阵。这时节,空气是湿润的,野地里、水塘边,桃花也开了。在泥水里摸索着的人,并没有为泥水所苦,只是这些活儿有些单调,让人有点困倦,于是,有人开始拉长嗓门唱起山歌来。一开始,声音还有点紧张、害羞,唱着唱着就放开了喉咙,也有人应和起来。田野上空是快乐的空气。鸡在远处打鸣。淡蓝色的炊烟在村落里飘动。劳作的人,脸色是舒展的;默默无语的人,也在倾听,或在想着小心思。

等到秧田里的秧苗拔光了,等到每一块水田里都插满了秧,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拔草、撒药、除虫,都是零零星星的活,田埂上的人减少了,大地又恢复了平静。

耕牛在田埂上吃草,哞哞叫个三两声。村庄里有断断续续的犬吠,还有隐隐约约的饭香飘散。干柴,烈火,铁锅,老灶,焖出来的饭,真香。当然,煮饭用的是去年的大米。今年的水稻还在泥土里卖力生长。

稻棵为了立稳脚跟,根会往地表四下里生长,抓住泥土,一周后再往深处扎根。先是分蘖,然后孕穗、抽穗,稻穗抽出后,就可以猜到今年的收成了。

不久,开始扬花。稻花跟所有的花朵一样,只是具体而微,很少有人低下头观赏它。它也有花瓣、雄蕊、雌蕊。稻子在抽穗后一两天就开花了。有耐心的人坐在田埂上,可以看到花开的过程。花瓣在吸水后迅速膨大,大约一刻钟的时间,花瓣完全盛开。半小时后,花瓣又合拢,闭合的时间比开花的时间略长。中午气温高的时候,花开得最盛。稻花,其实没有任何气味,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只是诗人的说法。

水稻扬花之后,天公作美,一年的收成就基本有指望了。老人望着田野,心里在说,我能吃到今年的新米就又多活了一岁。他们的记年方法不是阳历,也不是阴历,而是以吃上新米为一岁的开始。

稻花开花的顺序也很有意思,主穗先开花,接着是第一次分蘖的枝梗开花,然后是第二次

分蘖的开花;一个稻穗上的枝梗也是按照从上往下的顺序开花,严格遵守长幼尊卑的顺序。奇怪的是一个枝梗上的稻花的开放顺序,先开顶端第一朵,然后从尾部最后一朵往上升,这样一来,枝梗上最后开花的就是顶端第二朵了。造物主为什么这样安排,第二朵花感到很疑惑也很委屈。晴暖微风的日子,花开易于结实;如果阴雨大风,年成肯定会受到影响。这一时期在田埂上穿行,没有什么农活,稻花开的时候不要打扰它。整个花期,大约一周时间。

再过十多天时间水稻就开始灌浆了。半个多月后,米粒成型,进入成熟期。稻壳先是绿色的,掰开来,米粒也是淡绿色的,软的,咬在齿牙间,有一丝丝甜味,这是淀粉遇到唾液的味道。随着淀粉逐渐增多,米粒越来越硬,变白。稻壳也由青转黄,一点点黄色蔓延开来,不久整个稻棵就都黄了。这就是金灿灿的稻谷。实际上,一旦成熟,稻棵就开始枯萎。如果不收割,稻子会慢慢随风掉进田里。当然,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,人们早就瞅准了时间,要开镰了。

割稻和打稻都是繁重的活。

割稻和拔秧、插秧一样,都要弯着腰。割稻,动作要快,刀法要准。一手将三五稻棵揽住,一手挥动镰刀,要快狠准,一把拉断稻棵根部,接住倒下来的沉甸甸的稻子,顺手放在脚边。会割稻的,不仅速度快,放稻穗更见功夫,一摞一摞,齐齐整整,从田埂上看过,像用尺子量过。

割稻时都是三十多度的天气,三五人挥汗如雨。稻叶和汗水纠缠在一起,滋味不好受。打稻就更辛苦了。一开始是用木质的禾桶(有的圆形,有的方形),篾席围插三面,留一出口,里面放上木格。打稻一般是男人做的活,攥紧一摞稻棵的根部,用力将稻穗摔打在木格上,稻子就脱粒了。后来改成打稻机,还是人力,用脚踏驱动滚筒高速运转进行脱粒。这活开始并不累,但是连续两三个小时上蹿下跳,就特别辛苦。

终于将稻子收回家了。趁着天好,赶紧翻晒。这一般是老人的活。也有很多讲究。用木锨摊开,用耙齿耙平,再拿笤帚扫去残断的草茎和稻梗,一遍遍翻晒,直到稻粒咬起来嘎嘣一声,才算晒透了。

扬场也是技术活,这是将稻谷收存起来之前的最后一道工序。一般趁有风的晴好天气,站在风口,扬起木锨将稻谷抛向空中,借风力吹掉秕子和尘土,剩下的就是饱满的谷粒

了。扬场很值得看,举手投足,有板有眼。这活讲究用力均匀,高抛的时候巧妙地将稻谷撒开来,风就从谷粒之间穿过去了。

从播种到归仓,小半年时间悄然走过。

这还没完。要将米从谷壳里剥出来,亦非易事。得用碓。这是一种木石结构的农具,石臼盛满稻谷,脚踏木锤,上下起落,捣去稻壳。余生也晚,这种农具在我儿时已经废弃不用,唯村口留着一个石臼而已。

能记起的是爷爷从粮囤里放出稻谷,用稻箩挑到碾米厂的事。

在几乎一切都靠人力畜力的时代,碾米厂是一个奇迹。虽然只是两间破旧的土坯房,但24匹的柴油机一开,山呼海啸也不过如此,对面听不清人说话。所以,操作机器的两个人都是聋子,全靠手势比划来统一行动。

厂房后面修了个蓄水池,提供循环水给柴油机降温。总是浑黄的水,总是轰鸣的机器。这个地方不宜久留。

但是总有不碾米的时候,特别是油菜花开的黄昏,我每天都去蓄水池旁那堵千疮百孔的墙上找蜜蜂。

土墙上全是深深浅浅的洞,蜜蜂为什么要钻到这些洞里去呢,我至今也不知道。左手捏一只小小的玻璃瓶,对准洞口,右手拿一支小棍轻轻探入洞口,拨动,一只蜜蜂就飞进瓶里来了。别急,没完呢,继续用棍子撩拨,又一只出来了,玻璃瓶是透明的,所以它们一只没跑,都进了瓶中,最多时有七八只。

放学很久了,我在暮色里往家里走。又一只一只,将这些蜜蜂放出来,看它们飞舞在花田里。

奶奶喊我的小名,黄昏的村庄,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传得很远,此起彼伏。我能辨识出奶奶的声音,答应着,加快了脚步。

等我坐在油灯下的桌前,端起一碗饱满晶莹的白米饭时,已经晒得睁不开眼。爷爷说:这孩子,这样的白米饭都不知道珍惜。

那时,我哪里知道稻子的一生啊。等我知道了的时候,爷爷、奶奶、妈妈都不在了。村庄还在,村庄上空再也不会再有秧歌声了。唱秧歌的人都走了。

那些歌声,像被施了魔法,一定还停留在村子上空;那些跟稻子一起成长的、沾满了泥水的景象,也留在某个我看不见的空间。我相信,会有一个按钮,只要轻轻按下它,秧歌声就会响起来,逝去的景象都会重来。

月光城 散文

稻子的一生

冯渊